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六十八回 呂軍師占星拔寨 谷藩王造讖興戈

軍師答道：「遠迎聖駕，任大責重，我意得了河南，先請帝師駕臨，酌議其使。今先生慨然願往，實忠臣義士之幸也，即當草疏請旨，特授禮部職銜，以隆大典。」錢芹謝道：「既承軍師作主，似不必在此候旨，明日遂行罷。」軍師許之，同鐵元帥及諸將佐等，錢別於夷門之外。回至公署，鐵鼎稟請軍師道：「願執弟子之禮。」拜畢，又稟道：「從來先哲，必有門弟子續述其緒。向見夫子多所不屑，未敢造次。然若鼎者，弟亦擇師也。」軍師道：「向我隱居嵩陽，豈無四方來學，見我困厄，輒就棄去，始終相依者，惟沈珂一人。及今之求托門牆者，原其心不過為勢利，豈真為著學問？」

所以概行拒絕，只收得姚襄、景星二子。今君亦志誠若此，皆不愧為師弟。前此授姚襄以奇門，授景星以《陰符》，今當授汝以《素書》。」鐵鼎又拜謝了。到夜仰觀乾象，呂軍師指示道：「此為紫微垣，垣中一大星，色赤有威者，即北極紫微星。燕王遷都於北，上應天象，未易驅除。其垣周回兩兩相比者，乃上丞、少丞、上宰、少宰。上輔、少輔、上弼、少弼諸星。或而昏冥，又時露芒角，應在彼之居位者，皆一班讒佞之徒，更無正大光明之氣象。獨是帝座前一星，為彼之世子，其色淡中帶黃，其光顯而能斂，有中正之道，國本攸係，卻在於此。」

又指太陰星道：「是為帝師垂象，光彩透徹若圓珠，形質端凝如美玉，威而和粹，恬而肅穆，在人間為至聖，在天上為大仙也。其將星都入訾女取界內，乃青州分野，莫不光芒磊落，應在我朝文武諸臣，較之燕藩部屬，優劣奚啻萬倍。至建文皇帝，行在無定，乾象竟無顯著，不知復位在於何日。我輩唯有勵此忠肝義膽，上格天心以邀眷顧耳。」鐵鼎聞了此言，不禁潸然涕下。軍師又指道：「五星從日月而行，今水星出於豫州之分，其色晶晶，光華流動，有泛溢之狀，將來春汛黃河必決。詩云：『月離於畢，俾滂沱矣。』雖不即應，而到底必應。恐陰雨之後，河流一漲，有難以阻當者。汝須豫為修葺城垣。日今軍旅屯於河岸，亦有可虞。與其移寨以避水，莫若拔寨西往，竟進河南討寇矣。」

鐵鼎一一承教。因問曰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我夫子料彼如何應敵？又如何勝之？請示其略。」軍師道：「彼若直抵滎陽，拒黃河以結陣，遏我之師不能渡，此乃反客為主之上著。次則據成皋之險，憑高而瞰下，彼擊我易，我攻彼難，亦為扼隘之妙著。若背城結寨，斯為下策，是引敵入室也。彼若出於上策，則設渡於西以縋其兵，而反繞東路，潛渡偏師以擊其後。若用中策，彼戰則我易勝？倘或堅壁不出，則分一師出間道而搗其巢，至於臨機應變，又在隨時合宜，不可預定。」鐵鼎曰：「我夫子上貫天文，下通地理，中達人時，有天下之全局於胸中，其管、葛之流亞歟！」軍師曰：「孔明先生，何敢當也。我治國之才不及仲父，臨戎之略不逮淮陰，當大任而從容自若，遠遜子房。處我於景略、亞父之間，差堪伯仲。」又問：「我夫子特薦高成寧為軍師，其才何若？」軍師曰：「成寧深沈而有遠略，策亦多中，洵可獨當一面。但於群言雜進之時，略少裁斷耳。」鐵鼎曰：「然則姚道衍何人，而能輔燕藩以得天下耶？」

軍師曰：「其智計狠而險，心術殘且忍，比之宋齊丘更為甚焉。」

又問曰：「我朝現今文武之中，有可以名世者否？」軍師應曰：「建文之舊臣遺老，多短於才而優於行，處之治平，可謂良臣，若年少諸子，如劉環之沈毅，景星之膽略，與汝之雄勁，並方經之剛嚴，程智之術數，皆一時之傑。再則司韜之英發，姚襄之敏慎，沈珂之精察，全然之偉辯，均所難得。外此則各有所長，亦有所短，要之隨材器使，無不可者。若武將之勇敢武藝，人所易別，董、賁二老將，膽大心小，可寄重任。若勇而有知者，則劉超一人而已。」

師弟議論入彀，不覺天已味爽。陰雨數日，軍師謂鐵元帥道：「鄖陽地方萬山圍裹，此一蜀國也。內有妖賊偃蹇稱尊，自元朝至今百餘年，歷傳數世，中國莫敢過問。我算道衍必遣人說之出兵，與我抗衡，彼收漁人之利。我疏已草就，奏請帝師遣一位仙師去降伏他，以免戰爭。我今先伐河南，次則南陽，若夫汝寧，四面失援，可傳檄而定也。楚由基所領軍兵到日，可飭令速渡黃河，據定成皋，以防賊人斷我餉道，違誤者斬。」

隨撥上將謝勇、莊次躄、孫翦、葛纘四員，與鐵元帥為五軍，其兵馬士卒，總在新降內挑用，隨出城拔寨，向西進發。鐵鼎送了一程，方回治事不題。

卻說高皇帝有個庶子，排行十八，叫做谷王橐，就是受過燕王女樂，開了金川門迎降的，滿望加封個大國，不期燕王日以疏遠，因此心懷怨恨，要謀奪占南都，也做皇帝。遂假造讖語，訛傳於市云：

半月落江湖，春來燕亦無。

天生十八子，定鼎在南都。

建文皇帝元首，頂圓而腦後略偏，太祖曾言形如半月，謂今已流落江湖。燕亦無，是說燕王已遷都於北平，亦云亡也。第三句谷王自寓，第四句言已當稱帝於金陵。

世子聞此謠言，待要啟奏，恐害了他性命，若聽其自然，又恐弄出大事。隨與黃淮等相商，傳一密信給周王木肅，把谷王請到大梁去，原為開導勸化他。那知事有湊巧，到了周藩府中，不幾日，又來了個崇寧王悅燭，是蜀王第四子，也要謀奪世子之位，被蜀王逐出來的。一見了谷王橐，甚是情投意洽，商量要仍返南都，因淮河北河南皆失，無路可歸，只得住下。在呂軍師與鐵元帥，初不知有二王在周藩府中，亦並不知南都謠言情由，從何而提防他呢。

那時谷王聞得呂軍師去了，有個鐵鼎駐紮開封，將佐四員，同居署內，只有兵士四千，總是新降的。又想到定鼎二字，合了鐵元帥的名諱，就自己把假讖也當作真了，說與崇寧王，言此賊應在我平定他。兩人瞞過了周王，造下空頭官誥數千。托付心腹人，給散城中兵士，與藩府的衛卒。那些小人，說有官做，誰不願從。又正值黃河大決於原武地方，壞了無數村舍，淹了無數田畝，男婦號哭遍野。鐵元帥恐致黎庶流亡，一面遣府廳各官，安撫賑濟，一面遣孫翦、葛纘，前去築堤打壩，捍御橫流。城中文武去其大半。二王就乘此舉事，有家丁六人，曰尤赤鼻、盛白眼、於二免子、胡煙子、陳小獐、徐順龜子，都是招徠的鹽徒賊犯，分頭約定人眾，在三月二十一夜月上時候，衛士等去殺守門兵卒，占奪城門，二王親自率領家丁，及六百名勇健，圍住鐵元帥公署，前後攻進。其餘兵士都向各衙門載住救兵，並拿諸文武官員，同時擧發。

鐵元帥那一夜飲了數杯酒，再也睡不著，倒起來料理明日公事。忽聞馬嘶人語，心以為異，登樓一望，見署前後槍刀密布，正不知從何變亂。亟到馬槽，自己備上鞍履，綽槍在手，思想無路可出，前後門已被攻破，大喊殺人，心上著了急，盡力踢倒了箭道旁邊的小牆，因是死路，絕無一人，疾忙牽馬奔出。又打塌了民家的一垛短垣，方是街道。投東走時，見有兩個青衣人，如公差模樣，攔住道：「我們奉府主司老爺之命，來救元帥。如今只有北關可走。」兩人在前引導，鐵鼎隨後飛趕不上，方知是神人。北關外是河決的所在，料道沒人走的，所以未曾占去。只此門軍，還是濟南舊率，聞城中有變，正在著忙。突見元帥一騎奔來，便迎著道：「我們都隨去罷。」遂一擁出了城門。那兩個青衣人又引著向東繞城而走，有二十餘里，到一座大廟門首，青衣人忽不見了，仰頭看時，龍盤朱漆匾額上，四個大金字：碧霞行宮。鐵鼎向從人說：「此是泰山娘娘廟宇，救我的人，想是岳庭差來的。稍待天明，進去叩謝。」

下馬略等一會，便去敲門，呀的一聲，是個道姑出來，四目一視，互相驚訝，原來是公孫大娘。即問：「公子因何到此？」鐵鼎從頭至尾說了。公孫想：鮑師知道未來，不肯預洩天機。今事已應，不妨直說了。因向鐵公子道：「這座廟宇，始名萬壽觀，為妖鹿梅花仙長所據。帝師斬除魔怪之後，地方改造了三真觀，內供帝師、曼、鮑二師聖位，朝夕香火禮拜，報答隆恩。今這些逆賊就說是濟南妖人，因此又改了娘娘宮殿。我如今同飛娘，從淮南高軍師處來，原奉鮑師法旨，到這三真觀中救取公子大難。恰好前

日在路上，見瞿將軍與二董小將軍，奉高軍師命到呂軍師軍前，去此不遠。只這枝兵，便可復奪汴城。我且到城中去探聽個明白回來，再定主意。」鐵鼎謝了仙師，又道：「還有楚由基將軍，奉呂軍師調至河南，旦晚亦到，並求仙師通信與他，我們合兵前去更妙。」仙師應允而去。

鐵鼎就率領眾人，向東迎上三十里，早已接著瞿離兒、董翥、董翹等，各相見慰勞已畢，共有一千人馬，就下營扎住，整頓朝餐。

剛到午刻，楚由基統了三千鐵騎，飛馳而來，說適奉公孫仙師之令，繞道來此，與元帥合兵恢復汴郡。鐵鼎大喜，一把軍師諭他據住成皋的將令先說了，然後自述始末情由。早見公孫大娘已到面前，說：「反的是谷王穗，與蜀王第四子。如今現據公署，部下有六個心腹健丁，其餘總是新降的武弁兵卒。謝勇、莊次躄俱被生擒，谷王要降他兩個，著實禮待。被射勇痛罵一場，即令斬首，莊次躄遂詐降了，哄說勸他歸附，因此囚在獄中。莊次躄如今為賊把守大門。我已約定今日半夜，吹簫為號，他便斬開東關，迎接元帥軍馬入城，可以立時拿獲。」

鐵鼎問道：「周王木肅一定也是同謀的了？」仙師道：「這個不知。尚有飛娘在廟，我且別去。」鐵鼎拜送過，就煩兩位董將軍，各率兵五百名，一圍住周王府，不許人出入，待平定之後，拿來對質；一同莊將軍去，放出謝勇，搜拿城中反叛諸賊。「我與瞿、楚二位將軍去擒谷王及其部從等。」

分撥已定，一更之後馳向東關。剛及半夜，令軍士將鐵簫吹起，聞得城內大喊殺賊，重門大開，諸將士爭先湧進，各人分路行事。鐵鼎隨令勇士百名，守住城門。一逕直到公署，前後圍定，並守住了箭道側邊牆垣，打將進去，莫想走脫半個，盡被擒拿。瞿、楚二將又向各城門誅殺守門兵卒，收拿羽黨。

頃刻天曙，鐵元帥升堂，即發令箭提拿周王木肅訊問。周正把二王在府住的情由，備細實告。又道：「前軍師令人護持家口，感切肺腑，豈肯與他同謀？且亦並不知情，直至事發，實實無力與之爭鬥。這是我懦弱有罪，沒得說的。」即二王同供，也說是瞞了周王做的。鐵鼎仍令人送周王還府，俟啟奏定奪。

又勘問二王時，互相推諉。崇寧王就將他讖語念將出來，說：「應了元帥尊諱，所以造下這樣事情來害我。」元帥笑道：「真個的應了。」遂定谷王為首，崇寧王為從。是日瞿離兒及謝勇等諸將，拿獲羽黨共有千人。鐵鼎略為鞫訊，內有軍師逐出武弁五名，躲在城外，得了谷王官誥同謀的，遂令與谷王家將盛白眼、胡燧子、尤赤鼻。陳小獐、於二兔子、徐順龜子等，共十一人，腰斬於市，餘皆釋放不問。瞿、楚二將軍進言道：「城中無我舊兵，只恐尚有變動，還須分別殺他幾百才是。」鐵鼎道：「當今反側子自安。彼造反止有一日，皆已就擒，必道是軍師神算所及，焉敢復萌他念。」諸將皆服。

忽報公孫兩位仙師已到轅門，鐵鼎疾忙出接至署內，設位叩謝，又望闕叩謝帝師、鮑師，又求仙師暫留數日，以備不虞。

隨傳令撥公署一所安頓。楚由基道：「軍師嚴令，小將今當先去。」瞿離兒等共立起身，說：「軍師既在河南，我們亦當速行。」遂各辭別，領軍出城而去。鐵鼎又作密啟，飛送上呂軍師，請示發落二王。當夜谷王自縊，後以建文帝旨，廢崇寧王為庶人。

出其不意，彼此在反掌之間；攻其無備，成敗在轉瞬之際。此回完局。且演下文。